

中小学课外文学读物

紫云

● 杨啸 著



0037177

杨啸 著

紫云

中国和平出版社

(京)新登字006号

紫 云

杨啸 编著

※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8号)

邮编100037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1/32 8印张 160千字 2插页

1993年4月第1版 199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册

ISBN7—80037—904—3/G·636 定价：4.50元

内 容 提 要

紫云是一位 15 岁的蒙古族女孩,她有个幸福的家庭:阿爸开朗乐观,阿妈温和善良,小弟弟顽皮可爱。在改革开放的年代,紫云的阿爸雄心勃勃地准备开一家私营商店,这是他多年来的一个愿望。然而不幸从天而降,阿爸突然患脑溢血病逝了。阿妈柔弱寡断,缺少主见,又身有残疾。性格倔犟的紫云在逆境中毅然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办起了父亲生前正在筹办的个体商店。

在办店过程中,紫云迎受了各种恶势力的挑战,不屈服,不气馁。她的行动得到了老烈属宋奶奶的支持,并最终赢得了旗长的支持。尤其是紫云的小伙伴们,更是帮她出了不少好主意,巧妙地和坏人斗智斗勇,终于把“紫云商店”红红火火地办起来了。

目 录

第 一 章	飞来的横祸·····	(1)
第 二 章	舅舅情义深 ·····	(12)
第 三 章	宋奶奶和紫云一家 ·····	(29)
第 四 章	老师和伙伴们 ·····	(42)
第 五 章	决心自己撑起门户 ·····	(52)
第 六 章	开弓没有回头箭 ·····	(60)
第 七 章	开张的喜悦 ·····	(71)
第 八 章	理想 ·····	(81)
第 九 章	金大胡子 ·····	(88)
第 十 章	李小敏得了个心爱的宝贝 ·····	(98)
第十一章	揪住了狐狸尾巴·····	(109)
第十二章	戴大盖帽的人·····	(120)
第十三章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33)
第十四章	宋奶奶出马·····	(147)
第十五章	有人高兴有人愁·····	(157)
第十六章	石锁爹的赔本买卖·····	(168)
第十七章	草原上的笑声·····	(180)
第十八章	大雨滂沱的夜晚·····	(191)
第十九章	醉汉毕力格的一场酒疯·····	(201)
第二十章	大海捞针·····	(213)

第二十一章	狼怕猎人兔怕鹰·····	(221)
第二十二章	商品降价的喜剧·····	(232)
第二十三章	阿爸坟上·····	(242)

第一章 飞来的横祸

紫云和弟弟海日罕正在河边的草滩上放羊。

春天的草原真美呀！碧绿碧绿的草丛里，开放着五颜六色的花朵。小河里的流水清澈见底。细小的浪花，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就像是撒了满河耀眼的碎金子。天空蓝得透明。湛蓝湛蓝的天空上，飘着几朵洁白的云彩。一行从南方飞来的大雁，排着整齐的队形，从晴空白云间飞过，传下来一阵欢快悠扬的“嘎啦——嘎啦——”的雁鸣声。

羊群在低着头吃草。淘气的小羊羔儿咩咩叫着四处欢蹦乱跳。海日罕喝喊着他的大黄狗，在扑逮飞舞在花丛间的花翅膀蝴蝶。紫云坐在草地上，一边看着吃草的羊群，一边手托翻开的英语课本，在朗诵英语单词。

羊群不大。连大羊带羊羔也不过四五十只。倒都是一色的改良绵羊。这么小的羊群在这草原上是少见的。紫云家的羊为什么这么少？这是因为，紫云的阿爸孟和巴图把心思都放在了做买卖开商店上，顾不上管放牧的事；紫云的阿妈娜布其又是个腿脚不利索的残废人，羊群大了她照管不了；紫云的弟弟海日罕才9岁，刚上小学二年级，还啥忙也帮不上；紫云呢，又正在苏木^①上的中学里读书，平常日子，每天都要去上学，只有这星期日，才能在家里帮阿妈干活儿，或者是替阿妈出来放羊。

① 苏木：相当于乡。

“姐姐！你看，希日巴拉^①逮蝴蝶逮得多有趣啊！”海日罕高声地向紫云呼喊着。

紫云抬起头来，向着弟弟和大黄狗那边看了一眼，说：

“海日罕，你就光知道玩儿！你接受下的那任务，是不是早忘到脖子后头去了？”

“啥任务？”

“嘿，你呀，可真是属孢子的，记性不大，忘性不小！你不是答应到草原上为宋奶奶采治咳嗽的药草吗？说话不算话，等于自己打嘴巴。你要是接受下的任务不完成，我们学雷锋小组可要开除你了！”

“哎！谁说我不完成任务啊？我这就去采嘛！”海日罕说。

“好！拉开弓就快射箭，说声干就快去干！”

“好！我这就去！”海日罕说着，向着大黄狗招招手，“哎，希日巴拉，别逮蝴蝶啦，跟我采药草去！”说罢，领着大黄狗向远处跑去。

紫云看了看散在草滩上吃草的羊群，随后，眼光又落在书本上。

“紫云——紫云——”

忽听远处有人喊她。

紫云抬头一看，只见远处草地上，一个人正慌慌张张地向着她这里跑来。

紫云不由心里一惊：哦！跑来的是什么人？出了什么事？

那人离她越来越近。她看清了，跑来的人原来是查干朝鲁大

^① 希日巴拉：蒙语，黄色的老虎，在这里是狗的名字。

婶。

她连忙站起身，迎上去，问道：

“查干朝鲁大婶，什么事？”

查干朝鲁大婶连呼哧带喘地来到她跟前，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紫云！你……你……你快回家去！”

“大婶！出了什么事？”紫云吃惊地问。

“你阿爸……他……他……”

“我阿爸怎么啦？”紫云着急地问。

“你阿爸……哦，你阿爸病了！你……你快回家去吧！”查干朝鲁大婶仍然喘着气说。

“哦？我阿爸病了？什么病？病得厉害吗？”紫云瞪着眼睛问。

“厉害……哦，不，也不要紧。你回去看看就知道了。你……快，快回吧！我，我给你看着羊群。”查干朝鲁大婶前言不搭后语地说。

“那……我弟弟海日罕……是不是也得叫他回去？”

“海日罕在哪里？”

“在那边草滩里……”

“你先回去吧！我这就去找他，让他也赶紧回去！”

紫云再也顾不上多说什么，撒腿就往回跑。她心里不住地扑通扑通乱跳。从查干朝鲁大婶那慌张的脸色和前言不搭后语的语气上，她已经看出来 and 听出来，阿爸的病一定不轻，要不然，查干朝鲁大婶怎么会这么惊慌失措地跑来，叫她和海日罕赶紧回去呢？

是啊，阿爸的病一定是不轻！很显然，查干朝鲁大婶是怕吓着她，才不肯把阿爸的病情仔细告诉她。

可是，阿爸到底得了什么病呢？怎么病得这么突然？早晨，阿爸从家里出去的时候，可还是好好的啊！

她撒开腿往回跑着，跑着。心，扑通扑通地跳着，跳着。她真恨不得插上翅膀，一下子飞回家去，一下子飞到阿爸的身边。

她放羊的草滩，离她家住的浩特^①有四五里。平常，赶上羊群，不知不觉就到了；这会儿，怎么竟变得这么远、这么远啊！

她跑啊跑，跑啊跑，跑得额头上的大汗珠子直往下滚。好不容易才跑到了浩特跟前，远远地望见了自己家的房子。

这时，她看见迎面跑来两个人，一男一女。

近了，她看清了，跑来的是她的两个同学——男的是那日松，女的是乌云托娅。

两个人也看清了她，边向她跑来边喊：

“哦！紫云！你回来了？快，快回家去吧！我们还怕查干朝鲁大婶找不到你，要再去草滩里找你呢！”乌云托娅气喘吁吁地说。

说话间，三个人跑到了一起。

“怎么？你们是从我家里来？”紫云停住脚步，喘着气问。

“是呀。我们刚从你家里来。”那日松说。

“我阿爸，他……他到底是得了什么病？”紫云着急地盯着他们问。

“你阿爸得的是脑溢血，死在了去旗^②的路上……”

紫云听了乌云托娅的话，就像是头顶上响了一个霹雳，她两眼发直，眼前金星乱飞。一霎时，她觉得天旋地转，身子趑趄趑趄

① 浩特：蒙语，村庄。

② 旗：相当于县。

地就要栽倒。那日松和乌云托娅赶紧扶住她。

她就像傻了一样，愣愣怔怔地看着那日松和乌云托娅，半天，才哭出声来，懵懵懂懂地说：

“什么？我阿爸，他……他真的死了？”

那日松和乌云托娅悲痛地点了点头。

随后，那日松和乌云托娅又跟她说了几句什么话。可是，他们说的什么，她一句也没有听清。

她一面放声地哭着，一面发疯般地向家跑去。

那日松和乌云托娅也流着眼泪，紧紧地跟在她的身后。

她跑到自己家的院门前。

院子里传出阿妈的哭声。

她跌跌撞撞地跑进院子。泪眼模糊中，她看见院子里挤了不少的人。多数是来帮忙的，也有来看热闹的。屋门大开着。阿爸的灵床就摆在外屋的正当中。阿妈正跪在阿爸的灵床旁边，哭得泪流满面。她痛哭着奔上前去，一头扑在阿爸的灵床上。

哦！阿爸怎么会死了呢？这……这是在做梦吧？紫云一边哭着，一边恍惚地想。这一定不是真的，不是真的！这是在做梦，这一定是在做梦！是啊，她什么样的怪梦、什么样可怕的梦没做过啊！有一次，她梦见，自己骑着马在草原上跑，跑着跑着，连人带马掉在了深不见底的大山沟里……又有一次，她梦见，几只狼张着血盆大口追她，她跑啊跑啊，怎么也跑不快，追在前面的一只狼，一下子就咬住了她的胳膊……还有一次，她梦见，在草原上放羊，草原上着了大火，她和她的羊群都陷在了熊熊燃烧的火海里……哦，这一次，如果也真的是在做恶梦就好了。过会儿，一下子从梦里醒过来，阿爸好好的，什么事也没有，该是多好啊！

是啊，紫云怎么能相信这是真的呢？这事儿也实在是太突然了。今天早晨，阿爸从家里出去的时候，还是那么结实，那么高兴。阿爸那骑在马背上的高大身影，如今还清晰地晃动在她的眼前；阿爸那欢快爽朗的笑声，如今还清晰地回响在她的耳边……随后她又想起昨天晚上，一家人坐在一起吃晚饭的情景。当时，阿爸是那样的兴高采烈！阿爸喜笑颜开地告诉全家人：他已经在苏木里的银行营业所贷上款了，这一下，他们家商店进货的事就不用发愁了；商店一进全了货就开张……阿爸因为高兴，还喝了大半瓶子烧酒。阿爸平常不大喝酒，只有高兴的时候才喝。阿爸一喝了酒，那脸色就红得像火烧云似的，人也会显得年轻好几岁。

阿妈见阿爸高兴，也跟着高兴得什么似的，笑得那脸儿就像是一朵花。

阿爸又倒上一杯酒，端起酒杯，笑呵呵地对紫云和海日罕说：

“你们俩，在学校要好好学习。常言说：趁青草旺盛之际要放好牲畜，趁年华正茂之时要学好本领；圈里的牲口可失窃，肚里的学问没法偷。你们呀，要把功课学得好好的，把本领长得大大的，将来，做阿爸的好帮手！哦，不，你们要比阿爸的本事更大，比阿爸干得更好！”

紫云和弟弟海日罕全都笑着向阿爸点头。

阿爸又一仰脖子把杯里的酒干了，笑着说：

“鸟靠翅膀高飞，人凭志气成功。你们哪，从小就要立志……”

“你呀，少喝点吧，可别喝醉了。”阿妈看着阿爸笑着说。

“放心吧，没事儿。”阿爸呵呵地笑着说，“好马，走 1000 里

也不会跌跤；喜酒，喝 1000 杯也醉不了！”

“唉，你呀，可别高兴得太早了。”阿妈说，“听说，对咱们家办商店的事，可有人眼红，不安好心呢！”

“不安好心？嘿，你是说达楞太那家伙吧？”

“是呀。骆驼把鼻子探进帐篷，很可能身子也会挤进来。你对他可不能不多防备着点儿。”

“不怕。如今，再不是他当土皇帝，在浩特里一跺脚，家家的房子都颤悠的那种日子了！”

“可是，要知道，狼总是狼，你不能指望着它不吃羊，去吃青草呀？”

“哎，他不想吃青草，也得吃青草，往后，再没有那么多的羊让他吃了！”

“哎！听说达楞太也要开个商店呢！”

“开吧，让他开吧。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他开了商店，咱倒正好跟他比比。他那人性，全浩特的人谁不知道？我敢担保，他开了商店，也不会有多少人去他那里买东西！”

“哎！人家可是上头有人，手眼通天哩！”

“他上头有人，手眼通天吧，能把我怎么样？乌云遮不住太阳，恶狗吠不倒山冈。我行得正，走得直，犯病的不吃，犯法的不干。他就是想向我扎黑枪，也让他没处下手！”

“那家伙，抽袋烟的工夫就能耍十个花招儿。常言说，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反正，咱是得多加点小心，多防备着他点儿！”

“哎，这个话倒是对！咱就给他来个篱笆扎得紧，让他野狗钻不进就是了！”

说罢这话，阿爸爽朗地放声大笑。

阿爸那响亮的笑声如今还响在耳边。

阿爸那好看的笑容如今还留在眼前。

阿爸呀，怎么会一下子就死了呢？

院子里，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乱乱哄哄。

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同情的，怜悯的，幸灾乐祸的……什么样的脸色都有，说什么话的都有。

“唉，这可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早上从家里出去的时候，还是那么喜气洋洋，有说有笑的；谁会想到，走到半路上，就一个跟头从马背上跌下来……”

“唉，老天爷呀，真是不睁眼！像我这么七老八十的人，想死，偏不死；这么壮的汉子，正是年轻有为的时候，不该死嘛，偏倒死了……”

“哎，宋奶奶，你可别说这话。常言说：黄泉路上没老少嘛。阎王爷叫你三更死，没人能留你到五更呀！”

“唉，可怜哪！他一死，抛下这孤儿寡母的娘儿三个，往后，这日子可怎么过啊？”

“是呀，紫云阿妈要是个身强力壮的人也好，可偏偏又是这么个腿脚不利索，干不了重活的残废人……”

“唉，要是两个孩子再大点也好啊！这如今，是残的残，小的小，可怎么来撑这个门、立这个户啊？”

“哎，好不容易把商店操持得差不多了，眼看商店就要开张了，他倒这么一伸腿抛下走了！唉，这么看起来，人呀，活着也真没有多大意思，谁知道哪会儿伸腿瞪眼呢？”

“唉，我看呀，他就是为操持这商店，劳心费神，活活累死的……”

“唉，可真是的……”

“苦命人哪！前些年，受了多少折磨？因为捣腾点小买卖，挨了多少整？这如今，政策变了，做买卖成了合法的事，漂漂亮亮的大商店盖起来了，该赚钱了，该发财了，该扬眉吐气了，他倒抛下走了，可真是没福气啊！”

“哎，不光是他没福气，也是咱全浩特的人没福气！这商店一开张，该给咱全浩特的人带来多少方便……”

“唉，常言说：命里注定一只羊，不可强求一匹马。要不说，光想发财也不是好事哩？这不是，商店还没开张，财还没发上，命里就承受不住啦，把阳寿也给折啦！”

“快算了吧！别来你那迷信的老一套啦！如今，乡里城里，赚大钱发大财的人多哩，人家一个个都活得好好的，也没有都把命搭上！”

“哎，那是人家福大命大嘛！”

“前些年，你说的那些福大命大的人，怎么一个个也全都穷得叮当响？”

“那是他们还没有福来运转嘛！”

“快算了吧！要不是如今政策变了，要还是从前那样的穷民政策，他们的福，八辈子也来不了！他们的运，八辈子也转不了！”

“哎，我不跟你抬杠……”

“这不是抬杠不抬杠……”

紫云跪在阿爸的灵床边，哭呀哭，已经哭得再没有眼泪。

这会儿，她再也不认为自已是在做梦了。她相信，实实在在地相信，她的阿爸，她的阿爸呀，是真的死了，真的死了！

院子里，人们的话，断断续续传到她的耳朵里。

她的心里犹如翻江倒海。

是啊，阿爸死了，这个家，就像是蒙古包塌了哈那^①，房子断了梁柱啊！

她扭过头去看看阿妈，阿妈哭得泪人儿似的，还在悲伤地哭着。弟弟呢，从草滩里回来后，趴在阿爸的灵床上哭了一会儿，这会儿早不在了，准是跑到外边玩去了。9岁的孩子，还不大懂事，他还不明白，阿爸的死，对这个家，意味着什么。

紫云知道，阿妈不光是腿脚不好，干不了重活，而且是一个没有主意的人。遇到为难发愁的事，就只会流眼泪。去年夏天，一个星期日，紫云赶着羊群到草滩里去放牧，阿爸也有事出了家门，家里就留下阿妈和紫云的弟弟海日罕。海日罕因为喝酸奶子喝多了，肚子疼，疼得哭。阿妈不是赶紧想办法给儿子治病，而是哆嗦着两只手也陪着儿子哭。儿子哭得轻，她也哭得轻；儿子哭得厉害，她也哭得厉害。中午，紫云从草滩里回来，看见阿妈和弟弟都哭得泪人儿似的，就连忙问：

“阿妈，这是怎么啦？出了什么事？”

阿妈这才抹着眼泪说：

“海日罕……他肚子疼！”

“肚子疼？疼得厉害？”

“厉害！”

“多会儿疼起来的？”

“疼了好半天了！”

“那……得赶紧想办法给他去治呀！你光是跟他一块儿哭有什么用？弄不好还把病给耽误了呢！”

“哦……就是怕把他的病耽误了哇！”阿妈抹着眼泪说，“你

① 哈那：蒙语，支撑蒙古包的木架。

跟你阿爸都不在家。我等你们回来，你们一个也不回来……”

“那你自己也该想个办法嘛！”

“我有什么办法？我背又背不动他，抱又抱不动他……”

“那你不会到邻居家去，找人来帮个忙嘛！”

“哦，这……我一着急，就糊涂了。那你……快去东邻找你查干朝鲁大叔吧！”

“不用了。”紫云说，“我用马驮上他，去苏木医院。”

紫云说罢，连忙去牵来了他们家的枣红马，备好了鞍鞢，把弟弟扶上马去，然后自己也飞身上马，和弟弟一起飞驰而去……

阿妈站在院门口，望着他们骑马远去的背影，这才擦干了眼泪……

阿妈就是这样一个既没有本事又没有主意的人。

如今，阿爸死了，靠阿妈这样的人，可怎么能把这个门户撑得起来呀！

阿爸呀阿爸，你只顾自己走了，你就不再管我们，往后，我们娘儿三个，这日子可该怎么过啊！

想到这里，紫云扑到阿爸的灵床上，抱着阿爸的身子，又放声痛哭起来……